漢書/卷0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爰盎晁錯傳　第十九 ◄

漢書
卷五十 張馮汲鄭傳　第二十

► 賈鄒枚路傳　第二十一

張釋之

張釋之字季，南陽堵陽人也。與兄仲同居，以貲為騎郎，事文帝，十年不得調，亡所知名。釋之曰：「久宦減仲之產，不遂。」欲免歸。中郎將爰盎知其賢，惜其去，乃請徙釋之補謁者。釋之既朝畢，因前言便宜事。文帝曰：「卑之，毋甚高論，令今可行也。」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，秦所以失，漢所以興者。文帝稱善，拜釋之為謁者僕射。

從行，上登虎圈，問上林尉禽獸簿，十餘問，尉左右視，盡不能對。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，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。文帝曰：「吏不當如此邪？尉亡賴！」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。釋之前曰：「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？」上曰：「長者。」又復問：「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？」上復曰：「長者。」釋之曰：「夫絳侯、東陽侯稱為長者，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，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！且秦以任刀筆之吏，爭以亟疾苛察相高，其敝徒文具，亡惻隱之實。以故不聞其過，陵夷至於二世，天下土崩。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，臣恐天下隨風靡，爭口辯，亡其實。且下之化上，疾於景嚮，舉錯不可不察也。」文帝曰：「善。」乃止不拜嗇夫。

就車，召釋之驂乘，徐行，行問釋之秦之敝。具以質言。至宮，上拜釋之為公車令。

頃之，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，不下司馬門，於是釋之追止太子、梁王毋入殿門。遂劾不下公門不敬，奏之。薄太后聞之，文帝免冠謝曰：「教兒子不謹。」薄太后使使承詔赦

太子、梁王，然後得入。文帝繇是奇釋之，拜為中大夫。

頃之，至中郎將。從行至霸陵，上居外臨廁。時慎夫人從，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，曰：「此走邯鄲道也。」使慎夫人鼓瑟，上自倚瑟而歌，意悽愴悲懷，顧謂群臣曰：「嗟乎！以北山石為槨，用紵絮斮陳漆其間，豈可動哉！」左右皆曰：「善。」釋之前曰：「使其中有可欲，雖鉤南山猶有隙；使其中亡可欲，雖亡石槨，又何戚焉？」文帝稱善。其後，拜釋之為廷尉。

頃之，上行出中渭橋，有一人從橋下走，乘輿馬驚。於是使騎捕之，屬廷尉。釋之治問。曰：「縣人來，聞蹕，匿橋下。久，以為行過，既出，見車騎，即走耳。」釋之奏當：「此人犯蹕，當罰金。」上怒曰：「此人親驚吾馬，馬賴和柔，令它馬，固不敗傷我乎？而廷尉乃當之罰金！」釋之曰：「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是，更重之，是法不信於民也。且方其時，上使使誅之則已。今已下廷尉，廷尉，天下之平也，壹傾，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，民安所錯其手足？唯陛下察之。」上良久曰：「廷尉當是也。」

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，得，文帝怒，下廷尉治。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，當棄市。上大怒曰：「人亡道，乃盜先帝器！吾屬廷尉者，欲致之族，而君以法奏之，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。」釋之免冠頓首謝曰：「法如是足也。且罪等，然以逆順為基。今盜宗廟器而族之，有如萬分一，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，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虖？」文帝與太后言之，乃許廷尉當。是時，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見釋之持議平，乃結為親友。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。

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釋之恐，稱疾。欲免去，懼大誅至；欲見，則未知何如。用王生計，卒見謝，景帝不過也。

王生者，善為黃老言，處士。嘗召居廷中，公卿盡會立，王生老人，曰「吾韈解」，顧謂釋之：「為我結韈！」釋之跪而結之。既已，人或讓王生：「獨柰何廷辱張廷尉如此？」王生曰：「吾老且賤，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。廷尉方天下名臣，吾故聊使結韈，欲以重之。」諸公聞之，賢王生而重釋之。

釋之事景帝歲餘，為淮南相，猶尚以前過也。年老病卒。其子摯，字長公，官至大夫，免。以不能取容當世，故終身不仕。

馮唐

馮唐，祖父趙人也。父徙代。漢興徙安陵。唐以孝著，為郎中署長，事文帝。帝輦過，問唐曰：「父老何自為郎？家安在？」具以實言。文帝曰：「吾居代時，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，戰於鉅鹿下。吾每飲食，意未嘗不在鉅鹿也。父老知之乎？」唐對曰：「齊尚不如廉頗、李牧之為將也。」上曰：「何已？」唐曰：「臣大父在趙時，為官帥將，善李牧。臣父故為代相，善李齊，知其為人也。」上既聞廉頗、李牧為人，良說，乃拊髀曰：「嗟乎！吾獨不得廉頗、李牧為將，豈憂匈奴哉！」唐曰：「主臣！陛下雖有廉頗、李牧，不能用也。」上怒，起入禁中。良久，召唐讓曰：「公眾辱我，獨亡間處虖？」唐謝曰：「鄙人不知忌諱。」

當是時，匈奴新大入朝那，殺北地都尉卬。上以胡寇為意，乃卒復問唐曰：「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、牧也？」唐對曰：「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，跪而推轂，曰：『閫以內寡人制之，閫以外將軍制之；軍功爵賞，皆決於外，歸而奏之。』此非空言也。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，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，賞賜決於外，不從中覆也。委任而責成功，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，選車千三百乘，彀騎萬三千匹，百金之士十萬，是以北逐單于，破東胡，滅澹林，西抑彊秦，南支韓、魏。當是時，趙幾伯。後會趙王遷立，其母倡也，用郭開讒，而誅李牧，令顏聚代之。是以為秦所滅。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，軍市租盡以給士卒，出私養錢，五日壹殺牛，以饗賓客軍吏舍人，是以匈奴遠避，不近雲中之塞。虜嘗一入，尚帥車騎擊之，所殺甚眾。夫士卒盡家人子，起田中從軍，安知尺籍伍符？終日力戰，斬首捕虜，上功莫府，一言不相應，文吏以法繩之。其賞不行，吏奉法必用。愚以為陛下法太明，賞太輕，罰太重。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爵，罰作之。繇此言之，陛下雖得李牧，不能用也。臣誠愚，觸忌諱，死罪！」文帝說。是日，令唐持節赦魏尚，復以為雲中守，而拜唐為車騎都尉，主中尉及郡國車士。

十年，景帝立，以唐為楚相。武帝即位，求賢良，舉唐。唐時年九十餘，不能為官，乃以子遂為郎。遂字王孫，亦奇士。魏尚，槐里人也。

汲黯

汲黯字長孺，濮陽人也。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。至黯十世，世為卿大夫。以父任，孝景時為太子洗馬，以嚴見憚。

武帝即位，黯為謁者。東粵相攻，上使黯往視之。至吳而還，報曰：「粵人相攻，固其俗，不足以辱天子使者。」河內失火，燒千餘家，上使黯往視之。還報曰：「家人失火，屋比延燒，不足憂。臣過河內，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，或父子相食，臣謹以便宜，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。請歸節，伏矯制罪。」上賢而釋之，遷為滎陽令。黯恥為令，稱疾歸田里。上聞，乃召為中大夫。以數切諫，不得久留內，遷為東海太守。

黯學黃老言，治官民，好清靜，擇丞史任之，責大指而已，不細苛。黯多病，臥閤內不出。歲餘，東海大治，稱之。上聞，召為主爵都尉，列於九卿。治務在無為而已，引大體，不拘文法。

為人性倨，少禮，面折，不能容人之過。合己者善待之，不合者弗能忍見，士亦以此不附焉。然好游俠，任氣節，行修潔。其諫，犯主之顏色。常慕傅伯、爰盎之為人。善灌夫、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。亦以數直諫，不得久居位。

是時，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，中二千石拜謁，蚡弗為禮。黯見蚡，未嘗拜，揖之。上方招文學儒者，上曰吾欲云云，黯對曰：「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，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！」上怒，變色而罷朝。公卿皆為黯懼。上退，謂人曰：「甚矣，汲黯之戇也！」群臣或數黯，黯曰：「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，寧令從諛承意，陷主於不誼虖？且已在其位，縱愛身，柰辱朝廷何！」

黯多病，病且滿三月，上常賜告者數，終不瘉。最後，嚴助為請告。上曰：「汲黯何如人也？」曰：「使黯任職居官，亡以瘉人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，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。」上曰：「然。古有社稷之臣，至如汲黯，近之矣。」

大將軍青侍中，上踞廁視之。丞相弘宴見，上或時不冠。至如見黯，不冠不見也。上嘗坐武帳，黯前奏事，上不冠，望見黯，避帷中，使人可其奏。其見敬禮如此。

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，黯質責湯於上前，曰：「

公為正卿，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，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，安國富民，使囹圄空虛，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？而公以此無種矣！」黯時與湯論議，湯辯常在文深小苛，黯憤發，罵曰：「天下謂刀筆吏不可謂公卿，果然。必湯也，令天下重足而立，仄目而視矣！」

是時，漢方征匈奴，招懷四夷，黯務少事，間常言與胡和親，毋起兵。上方鄉儒術，尊公孫弘，及事益多，吏民巧。上分別文法，湯等數奏決讞以幸。而黯常毀儒，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，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，陷人於罔，以自為功。上愈益貴弘、湯，弘、湯心疾黯，雖上亦不說也，欲誅之以事。弘為丞相，乃言上曰：「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，難治，非素重臣弗能任，請徙黯為右內史。」數歲，官事不廢。

大將軍青既益尊，姊為皇后，然黯與亢禮。或說黯曰：「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，大將軍尊貴，誠重，君不可以不拜。」黯曰：「夫以大將軍有揖客，反不重耶？」大將軍聞，愈賢黯，數請問以朝廷所疑，遇黯加於平日。

淮南王謀反，憚黯，曰：「黯好直諫，守節死義；至說公孫弘等，如發蒙耳。」

上既數征匈奴有功，黯言益不用。

始黯列九卿矣，而公孫弘、張湯為小吏。及弘、湯稍貴，與黯同位，黯又非毀弘、湯。已而弘至丞相封侯，湯御史大夫，黯時丞史皆與同列，或尊用過之。黯褊心，不能無少望，見上，言曰：「

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，後來者居上。」黯罷，上曰：「人果不可以無學，觀汲黯之言，日益甚矣。」

居無何，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，漢發車二萬乘。縣官亡錢，從民貰馬。民或匿馬，馬不具。上怒，欲斬長安令。黯曰：「長安令亡罪，獨斬臣黯，民乃肯出馬。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，徐以縣次傳之，何至令天下騷動，罷中國，甘心夷狄之人乎！」上默然。後渾邪王至，賈人與市者，坐當死五百餘人。黯入，請間，見高門，曰：「夫匈奴攻當路塞，絕和親，中國舉兵誅之，死傷不可勝計，而費以鉅萬百數。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，皆以為奴婢，賜從軍死者家；鹵獲，因與之，以謝天下，塞百姓之心。今縱不能，渾邪帥數萬之眾來，虛府庫賞賜，發良民侍養，若奉驕子。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，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，臣竊為陛下弗取也。」上弗許，曰：「吾久不聞汲黯之言，今又復妄發矣。」後數月，黯坐小法，會赦，免官。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。

會更立五銖錢，民多盜鑄錢者，楚地尤甚。上以為淮陽，楚地之郊也，召黯拜為淮陽太守。黯伏謝不受印綬，詔數強予，然後奉詔。召上殿，黯泣曰：「臣自以為填溝壑，不復見陛下，不意陛下復收之。臣常有狗馬之心，今病，力不能任郡事。臣願為中郎，出入禁闥，補過拾遺，臣之願也。」上曰：「君薄淮陽邪？吾今召君矣。顧淮陽吏民不相得，吾徒得君重，臥而治之。」黯既辭，過大行李息，曰：「黯棄逐居郡，不得與朝廷議矣。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，詐足以飾非，非肯正為天下言，專阿主意。主意所不欲，因而毀之；主意所欲，因而譽之。好興事，舞文法，內懷詐以御主心，外挾賊吏以為重。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！」息畏湯，終不敢言。黯居郡如其故治，淮陽政清。後張湯敗，上聞黯與息言，抵息罪。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。居淮陽十歲而卒。

卒後，上以黯故，官其弟仁至九卿，子偃至諸侯相。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。安文深巧善宦，四至九卿，以河南太守卒。昆弟以安故，同時至二千石十人。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，信任宏，官亦再至九卿。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，出其下。

鄭當時

鄭當時字莊，陳人也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，籍死而屬漢。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，鄭君獨不奉詔。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，而逐鄭君。鄭君死孝文時。

當時以任俠自喜，脫張羽於阨，聲聞梁楚間。孝景時，為太子舍人。每五日洗沐，常置驛馬長安諸郊，請謝賓客，夜以繼日，至明旦，常恐不遍。當時好黃老言，其慕長者，如恐不稱。自見年少官薄，然其知友皆大父行，天下有名之士也。

武帝即位，當時稍遷為魯中尉，濟南太守，江都相，至九卿為右內史。以武安魏其時議，貶秩為詹事，遷為大司農。

當時為大吏，戒門下：「客至，亡貴賤亡留門下者。」執賓主之禮，以其貴下人。性廉，又不治產，卬奉賜給諸公。然其餽遺人，不過具器食。每朝，候上間說，未嘗不言天下長者。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，誠有味其言也。常引以為賢於己。未嘗名吏，與官屬言，若恐傷之。聞人之善言，進之上，唯恐後。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。

使視決河，自請治行五日。上曰：「吾聞鄭莊行，千里不齎糧，治行者何也？」然當時

在朝，常趨和承意，不敢甚斥臧否。漢征匈奴，招四夷，天下費多，財用益屈。當時為大司農，任人賓客傲，入多逋負。司馬安淮陽太守，發其事，當時以此陷罪，贖為庶人。頃之，守長史。遷汝南太守，數歲，以官卒。昆弟以當時故，至二千石者六七人。

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，內行修。兩人中廢，賓客益落。當時死，家亡餘財。

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，賓客亦填門，及廢，門外可設爵羅。後復為廷尉，客欲往，翟公大署其門曰：「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；一貧一富，乃知交態；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。」

贊曰：張釋之之守法，馮唐之論將，汲黯之正直，鄭當時之推士，不如是，亦何以成名哉！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，曷為不能用頗、牧？彼將有激云爾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